

80 P. or. 533/20

W

第八十四

看官着眼看他大手筆處看他一絲不乱處在于何處看他止用二人發放一部大題目一曰售色一曰盜財是其一絲不乱處是其大筆如椽處

夫色不可售而西門之色亦有所售之也財不可盜而西門之財亦有所盜之也止用兩筆將一部作惡的公案俱已報應分明不差一線筆力簡捷如是一部書直看到此回方知李銘之名爲可笑何則俗語云裡明不知外暗觀其轉財物方知其命名之意是故此書無一名不有深意

夫文章有起有結看他開手寫十弟兄今于西門一
死卽將十弟兄之案緊扣接手結完如伯爵等上祭
是也內除花子虛死連雲裡守八人一個不少却抽
出雲裡守留至一百回結煞二搗鬼完熟結冷遇之
案故此回止以七人結之再于其中出脫吳典恩另
結却又止用六人今添一花子虛作七人是明此冷
結子虛文字參差之妙如此

于祭文中却將西門慶作此道現身蓋言如此鳥人
豈成個人也而作如此鳥人之幫閒又何如乎至于
梵僧現身之文寔爲此文遇了那樣鳥人做此鳥事

以致喪此鳥殘生也

王大兒上祭蓋爲拐財遠遁之引莫計月娘吃醋
又借罵王六兒將桂姐銀姐隨手抹過後一影月兒
以王三官與桂姐同結蓋又結林氏又借張二官將
伯爵李三黃四一齊結住總之第一回東拉西扯而
出此回却又風馳電卷而去真是千古文章能事
觀三日演殺狗記固知予言不謬

寫月娘燒瓶兒之靈分其人而吞其財將平素一段
奸險隱忍之心一齊發出真是千古第一惡婦人我
生七世七不願見此人者蓋以此也

第八十回

潘金蓮售色赴東床

李嬌兒盜財歸麗院

詩曰

倚醉無端尋舊約

却因惆悵轉難勝

靜中樓閣深春雨

遠處簾櫳半夜燈

抱柱立時風細上

走廊行處思騰上

分明窗下開裁剪

敲遍欄杆喚不應

話說西門慶死了首七那日却是報恩寺十六衆僧人做

水陸

報恩乃孝字也孝哥出見首七國應是此做

這應伯爵約會了謝希大花

子孫祝實念孫天化當時節白賣光七八坐在一處

撇開雲裡

守爲官花子虛已死吳與恩作驛丞伯爵先開口說大官人沒了今一七光

景你我相交一場當時也曾吃過他的也曾用過他的也

曾使過他的也曾借過他的今日他死了莫非推不知道

推不知道妙絕酒土也嚇上後人眼睛兒此二字他就到

莫非二字更妙此二句猶是謊言若你我如今

五閻王跟前也不饒你我此二字猶是謊言若你我如今

這等算計你我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湊上七錢辦一桌

祭祀買一幅軸子再求冰先生作一篇祭文抬了去水加

爲水用水先生作文蓋水令也自與蔡軒冷熱不同大官人靈前祭奠祭奠少不的

還討了他七分銀子一條孝絹來算到此方肯如此這個好不好

衆人都道哥說的是當下每人湊出銀子來交與伯爵整

備祭物停當買了軸子央水秀才做了祭文這水秀才
昔知道應伯爵這起人與西門慶乃小人之朋于是暗金
訛刺作就一篇祭文伯爵眾人把祭禮抬到靈前擺下陳
敬濟穿孝在旁還禮伯爵爲首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俗
那裏曉的其中滋味澆了奠酒只顧把視文宣念其文畧
曰

維重和元年歲戌戌二月戊子朔越初三日庚寅待教
生三字當應伯爵謝希大花子繇祝實念孫天化常峙
節白賁光謹以清酌庶饌之儀致祭于

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靈曰維靈生前梗直秉性堅剛軟

的不怕硬的、不降、是鳥性情常濟人以點水、恒助人以精光

是鳥作爲囊篋頗厚、氣槩軒昂、狡滑之極逢樂而舉、遇陰

伏降、狡滑之極錦襜隊中、居住齊腰庫裏、收藏之極

罵盡統續、作者命意本言西門爲一鳥人而已、未必有

此而予亦何敢借此罵人、但覓其詞意雙關、偶寫出以

爲一笑也、若以予爲有八角、而不用撓捫逢風、虬而騷

借諷、有意則吾豈敢受惡、小寄常在膀下、隨幫也曾、在章

痒難當、伯爵輩所爲、虬蟲也

臺而宿柳也、曾在謝館、而猖狂正宜、撐頭活腦、久戰熬

塲、世之恃因、鬪狠死而無悔者、視此文當何如胡爲罹一疾、不起之殃、見今

你便長着你脚子去了、丟下小子輩、如班鳩跌脚、倚靠

何方、難上他烟花之寨、難靠他八字紅牆、妙妙再不得同

席而假軟玉再不得並馬而傍溫香撒的人垂頭落腳

西字是閃的人牢溫郎當四字是鳥幫閑今特真茲白濁是鳥供養

次獻寸觴是鳥杯竿靈其不昧來格來歆尚享方了鳥身一段公案作者

視元惡大好直曰一鳥而已其才度相越為何如吾故云玉樓視天下無難處之事也

衆人祭畢陳薇濟下來還禮請去捲棚內三湯五割管待

出門不題且說那日院中李家虔婆所見西門慶死了鋪

謀定計備了一張祭桌使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轎子來上

紙弔問月娘不出來都是李嬌兒孟玉樓在上房管待李

家桂卿桂姐悄上對李嬌兒說俺媽說人已是死了你我

院中人守不的這樣貞節自古千里長棚沒個不散的筵

席教你手裏有東西悄上教李銘稍了家去防後你还恁
傻常言道揚州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拘多少時也少不
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所記在心不想那日韓道國妻王
六兒亦備了張祭桌喬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燒紙
在靈前擺下祭祀只顧站着站了半日白沒個人兒出來
陪待原來西門慶死了首七時分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
用了月娘臉而狠小廝每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那來安
兒不知就理到月娘房裡向月娘說韓大嬌來與爹上紙
在前边站了一會了大舅使我來对娘說這吳月娘心中
还氣忿不過便喝罵道怪賊奴才不與我走走來甚麼韓

大嫗毬大嫗賊狗攬的養漢淫婦把人家弄的家敗人亡
父南子北夫逃妻散的還來上甚麼毬紙一頓罵的來安
兒摸門不着來到靈前吳大舅問道對後邊說了不曾來
安兒把嘴谷都着不言語問了半日總說娘稍出四馬兒
來了這吳大舅連忙進去對月娘說姐七你怎麼這等的
快休要舒口自古人惡禮不惡他舅子漢領着咱借多的
本錢你如何這等得人好名兒難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
去叫二姐七三姐七好七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麼恁
樣的叫人說你不是那月娘見他哥這等說總不言語了
良久又是良久可想孟玉樓出來還了禮陪他在靈前坐的只吃

一鍾茶婦人也有些省口就坐不住隨即告辭起身去了
爲揚財安根見雖是道國有心亦是月
娘待人忠厚之報月娘真刺毒人哉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

難免今朝一面羞

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韓道國
老婆淫婦長淫婦短砍一株損百枝兩個就有些坐不住
未到日落就要家去

隨手收拾

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

夥計每伴宿你到看了提偶明日去罷留了半日桂姐銀
姐不去了先打發他姐上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
了果然有許多街坊夥計主管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沈
虞夫花子繇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

會中三人帶子繇爲四人

也有二

十餘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擺設酒席伴宿擺演
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功夫戲文

予言繼殺狗記而作此處可見蓋特爲熟結文字一

結

堂客都在靈旁所內圍贊幃屏放下簾來擺放桌席朝

外觀看李銘吳惠在這裏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

衆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

動鼓樂戲文上來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原來陳

敬濟自從西門慶死後無一日不和潘金蓮兩個嘲戲或

在靈前溜眼帳子後調笑

絕妙行樂之地

于是赶人散一乱衆堂

客都往後邊去了小廝每都收家活這金蓮赶眼錯惶了

敬濟一把說道我見你娘今日成就了罷趁大姐在後

邊咱就任你屋裏去罷敬濟听了得不的一声先往屋裏

開門去了婦人黑影裏抽身鑽入他房內更不答話

婦人不答

話也解開褲子

婦人解開褲子也

仰臥在炕上雙兒飛肩叫陳敬濟

好耍婦人叫也

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鴛鴦雲雨百年情真個

是

二載相逢一朝配偶數年姻眷一旦和諧一個柳腰款

擺一個玉莖忙舒耳邊訴雨意雲情枕上說山盟海誓

鶯恣蝶採嬌妮搏弄百千般狂再羞雲嬌媚施逞千萬

態一個不住叫親上一個樓抱呼達上得多少柳色乍

翻新樣綠花容不減舊時紅

爲証

霎時雲雨了畢婦人恐怕人來連忙出房往後邊去了到
次日這小夥兒嚐着這個甜頭兒早晨走到金蓮房來金蓮
敬濟二人事自此特出筆叙之此爲始也金蓮還在被窩裡未起來從窓眼裡
張看見婦人被擁紅雲粉腮印玉說道好官庫房的這咱
还不起來今日喬親家爹來上祭大娘分付把昨日擺的
李三黃四家那祭桌收進來罷你快些起來且拿鑰匙出
來與我婦人連忙叫春梅拿鑰匙與敬濟敬濟先叫春梅
樓上開門去了婦人更從窓眼裡遞出舌頭兩個嘔了一
回正是得多少脂香滿口涎空嚙甜唾願心溢肺肝有詞

恨杜鵑聲透珠簾心似針簽情似膠粘我則見笑臉腮
窩愁粉黛瘦損春纖寶髻亂雲鬆翠鈿睡顏酡玉減紅
添檀口曾沾到如今唇上猶香想起來口內猶甜

以上
寫品

王之詞屢上矣此又寫一嘔
舌作者之才真千伶百俐

良久春梅樓上開了門敬濟往前邊看搬祭祀去了不
時喬大戶家祭來擺下喬大戶娘子并喬大戶許多親眷

靈前祭畢吳大舅二舅甘夥計陪侍請至捲棚內管待李

銘吳惠彈唱那日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吊孝

月兒後來
是與桂姐

不同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裙束腰後邊與堂客一同

道者上鄭愛月兒看見李桂姐吳銀姐都在這裡便嗔他兩

個不對他說我若知道爹沒了有個不來的你每好人兒
就不會我會兒去又見月娘生了孩兒說道娘一喜一憂
惜乎爹只是去世太早了些兒你老人家有了主兒也不
愁月娘俱打發了孝留坐至晚方散到二月初二日西門
慶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十六眾道士在家念經做法事那
日衙門中何千戶作剝約會了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荆統
制張團練雲指揮等數員武官合着上了壇祭此西門每
日門外上
祭送殯月娘這裡請了喬大戶吳大舅應伯爵來陪待李
之遺也
銘吳惠兩個小優兒彈唱捲棚管待去了俱不必細說到
晚夕念經送亡月娘分付把李瓶兒靈床連影抬出去一

把火燒了將箱籠都搬到上房內堆放久矣想其如此妳

子如意兒并迎春收在後邊答應又遂其意把綉春與了李嬌

兒房內使喚又遂其意將李嬌兒那邊房門一把鎖上了可憐

正是畫棟雕梁猶未改堂前不見痴心客算月娘真二十分狠二十分險

有詩爲証

襄王臺下水悠乚

一種相思兩樣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

夜深還到粉牆頭

那時李銘

然則外暗也

日日假以孝堂助忙暗乚教李嬌兒偷

東摸西與他掖送回家又來答應常兩三夜不往家去只

獨過月娘一人眼且吳二舅又和李嬌兒舊有首尾誰敢

道個不字月娘初九日念了三七經月娘出了暗房四七

就沒曾念經十二日陳敬濟破了土回來二十日早發引

也有許多冥器紙劄送殯之人也有二字可嘆終不似

時稠密臨棺材出門也請了報恩寺朗僧官起棺坐在轎

上捧的高上的念了幾句偈文念畢陳敬濟摔破紙盆棺

材起身合家大小孝眷放聲號哭吳月娘坐魂轎後面眾

堂客上轎都圍隨材走送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

敬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點了神主陰陽徐先生下

了葬眾孝眷掩土畢一路寫來諸事與親兒一點不差而彼執此令真可痛哭山頭祭

桌可憐通不上幾家真通只是吳大舅喬大戶何千戶沈姨

夫韓姨夫與眾駭計五六處而已吳道官還留于十二眾

道童同靈安于上房明間正寢

西門一生吳道實終始之蓋言其一生無道二字盡

也陰陽洒掃已畢打發眾親戚出門吳月娘等不免伴夫

靈守孝一日煖了墓回來若應班上排軍節級各都告辭

同衙門去了

去

西門慶五七月娘請了薛姑子王姑子大

師父十二眾尼僧在家誦經礼懺超度夫主生天了

來吳大

姑子并吳舜臣媳婦都在房中相伴原來出殯之時李桂

卿桂姐在山頭梢上對李嬌兒如此這般媽說你摸量你

手中沒甚細軟東西不消只顧在他家了你又沒兒女守

甚麼教你一場嚷亂空開了罷昨日應二哥來說

是他如

今大街坊張二官府要破五百兩金銀娶你做二房娘子
當家理紀你那裡便肯出身你在這裡守到老死也不怎
麼你我院中人家棄舊迎新爲本趁炎附勢爲強不可錯
過了時光這李嬌兒所記在心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因
風吹火用力不多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出殯那日在
墳上看見李嬌兒與吳二舅在花園小房內兩個說話來
替梅孝堂中又親眼看見李嬌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
與李銘一對死人偏是他二人妙搥在腰裏轉了家去裏的月娘知道
把吳二舅罵了一頓赶到舖子裡做買賣再不許進後邊
來已恨金蓮矣分付門上平安不許李銘來往這花娘惱羞交

成怒正尋不着這個繇頭兒哩一日因月娘在上房和大

姑子吃茶請孟玉樓不請他就惱了與月娘兩個大鬧大

嚷拍着西門慶靈床子啼七哭七叫七嚎七到半夜三更

在房中要行上吊

買花者
看樣

丫頭來報與月娘月娘慌了與

大舅子計議請將李家虔婆來可打發他歸院虔婆生怕

留下他衣服頭面說了幾句言語我家人在你這裡做小

伏低頂缸受氣好容易就開交罷須得幾十兩遮羞錢

吳大舅居着官文不敢張主

大舅
如此

相請了半日叫月娘把

他房中衣服首飾簪籠床帳家器盡與他打發出門只不

與他元宵勝春兩個丫頭去也滿院生死要這兩個丫頭

月娘生死不與他說道你到好買良爲娼一句慌了鴛鴦
就不敢開言、交做笑吟吟臉兒、月娘同鴛鴦拜辭了月娘

李嬌兒坐轎子抬的往家去了、看官所說院中唱的以賣

俏爲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辰張風流、晚夕李浪子、前門

進老子後門、接兒子棄舊憐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饒君

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治時偷

食抹嘴、就是死後嚷鬧、臨門不拘幾時、還吃舊鍋粥去了、

正是蛇入筒中曲性在、鳥出籠輕便飛騰、有詩爲証

堪笑烟花不久長

洞房夜七換新郎

兩隻玉腕千人批

一點朱唇萬客嘗

造就百般嬌艷態

生成一片假心腸

饒君總有牢籠計

難保臨時思故鄉

月娘打發李嬌兒出門大哭了一場衆人都在旁解劝潘

金蓮道姐上罷休煩惱了常言道娶淫婦養海青食水不

到想海東

金蓮此時
賜極語

這個都是他當初幹的營生今日教

大姐上這等惹氣家中正亂着忽有平安來報巡鹽蔡老

爹來了在所上坐着哩我認家老爹沒了他問沒了幾時

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到今過了五七他問有靈沒

靈我回有靈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靈前拜上我來對

娘說月娘分付教你姐夫出去見他不一時陳敬濟穿上

孝衣出去拜見了蔡御史良久後邊收拾停當請蔡御史
 進來西門慶靈前參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來回禮
 月娘再交一言就讓月娘說夫人請回房又回敬濟說
 可笑再交一言就讓月娘說夫人請回房又回敬濟說
 道我昔時曾在府相擾今差滿回京去敬來拜謝拜謝不
 期作了故人便問甚麼病症陳敬濟道是痰火之疾蔡御
 史道可傷可傷卽喚家人上來取出兩疋杭州絹一雙靴
 襪四尾白鯊四罐蜜餞說道這些微禮權作奠儀罷傷心
事寫
 來不堪
 回首又拿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日曾貸
 過老先生些厚惠今積了些俸資奉償以全終始之交爲
諸
 人一個傷
 心之苦
 分付平安道大官交進房去敬濟道老爹忒多

計較了、月娘說請老爹前所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拏
茶來吃了、一鍾就是了、左右須臾、拏茶上來、蔡御史吃了、
揚長起身上轎去了、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
那欢喜、又是那慘戚、于古傷心想有他在時、似這樣官員
來到、肯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咱晚、今日他伸着脚
子空有家私、眼看着就無人陪待、正是

人得交游是風月

天開圖畫卽江山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聽得知、報與張二官、知就拿
着五兩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一
歲、屬兔的三十二歲了、李嬌兒三十四歲、度婆瞞了六歲

只說二十八歲教伯爵瞞着使了三百兩銀子娶到家中
 做了二房娘子祝實念孫寡嘴依舊領着王三官兒還來
 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熟不在話下結了桂姐乾父伯爵李
 親娘總成虛幻
 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張二官出了五千兩做
 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糧逐日寶鞍大馬在院內搖擺張
 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上幾兩金銀往東京尋了
 樞密院鄭皇親人情對堂上朱太尉說要討提刑所西門
 慶這個缺家中收拾買花園蓋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在他
 那邊趨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
 中還有第五個娘子潘金蓮排行六姐生的上畫兒般標

致詩詞歌賦諸子百家折脾道字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
寫的一筆好字彈的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歲此唱
的還喬

果然正
是不堪

說的那張二官心中火動巴不的就要了

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賣炊餅的武大郎那老婆麼伯爵
道就是他被他占來家中今也不五六年光景不知他嫁
人不嫁張二官道累你打听著有嫁人的声口你來對
我說等我娶了罷伯爵道我身子裏有個人在他家做家
人名來爵兒等我对他說若有出嫁声口就來報我知道
难得你娶過他這個人來家也強似娶個唱的當時西門
大官人在時爲娶他不知費了許多心大抵物各有主也

說不的只好有一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
女貌同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叫來爵兒密上打
听但有嫁人的風縫兒憑我甜言美語打動春心你却用
幾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以伯爵結
說但凡世上幫閑子弟極是勢利小人當初西門慶待應
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一筆結王皇廟熟字那一日不吃他
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尚熱便做出許多不
義之事正是盡虎盡皮難盡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詩爲

昔年意氣似金蘭

百計趨承不

情關千策。雖是健傑。小人當此。西門。變。...

第八十一回

夫西門吃藥而死、完武大公案也、李嬌兒盜財歸院、完瓶兒子虛公案也、此回道國拐財、完苗青公案也、來保欺主、完蕙蓮來旺公案也、一部剝七雜七大書、看他勾消帳簿、却清七白白一絲不苟、

點染胡秀處、總欲結王六兒一案、以爲道國拐財之由、而必自苗青處來、乃又結苗員外之死也、文章又非死板論殺者、王六兒與西門私、却在胡秀口中、杭州地面結大奇、

來保請敬濟上馬頭、請表子、又早爲敬濟後文伏脉、

翟親家乃如此結煞而喬親家又絕不音問人情如
盡

來保妻弟劉倉妙絕與李銘一樣蓋言留藏夫有留
藏之物何所不有況妻弟哉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

傷來保欺主皆恩

詩曰

燕入非傍舍

鳴歸祇故池

斷橋無復板

臥柳自生枝

遂有山陽作

多慚鮑叔知

素交零落盡

白首淚雙垂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自從拿着西門慶四千兩銀子江南

置買貨物到于揚州。扯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

慶。想他活命之恩。儘力趨奉。又討了一個女子名喚

楚雲

一場春夢幻由巫雲此西門內雲不盡之孽也

養在家裏要送與西門慶以

報其恩韓道國與來保兩個且不置貨成日尋在問柳飲

酒宿婦只到初冬天氣景物蕭瑟不勝旅思方纔將銀往

各處買置布疋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

先是韓道國請了個表子是揚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

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一日請揚州鹽客王海峯和苗青

遊寶應湖

是此等遊人游者

遊了一日歸到院中又值王枝兒鴉子

生日這韓道國又邀請衆人擺酒與鴉子玉一媽做生日

使後生胡秀請客商汪東橋與錢晴川兩個白不見到不

一時汪東橋與錢晴川就同王

寫數人如面以觀下道因不

至日落時分，胡秀纔來，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說這厮
 不知在那里味酒味，到這咱纔來，口裏噴出來的酒氣，客
 人到先來了這半日，你不知那里來，我到明日定和你弄
 帳。那胡秀把眼斜瞅着他，走到下邊，口裏喃上，說你
 罵我你家老婆在家裏，仰塌着，掙你在这里，合逢着丟宅
 里老爹包着你家老婆，合的不值了，纔交你領本錢出來
 做買賣，你在这里快活，你老婆不知怎麼受若哩，得人不
 化白出你來，你落得爲人就勾了。
着此一說者，所以結在
苗青使道，因拐財而去
 不好再往揚州拐騙楚雲也。對玉枝兒，揚了只顧說揚子
 筆墨周旋之至，豈開文哉。
 便拉出他院子裡，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房裡睡去罷。那

胡秀大嚔小喝白不肯進房不料韓道國正陪衆客商在
席上吃酒听見胡秀口內放屁辣臊心中大怒走出來踢
了他兩腳罵道賤野囚奴我有了五分銀子僱你一日怕
尋不出人來卽時趕他去那胡秀那里肯出門在院子內
声叫起來說道你如何趕我上沒壞了官帳事你倒養老
婆倒趕我看我到家說不說被來保劝住韓道國一手拉
他過一邊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酒硬那胡秀道保
叔你老人家休管他我吃甚麼酒來我和他做一飯被來
保推他往屋裏挺覺去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包不迷人入自迷

來保打發胡秀房裡睡去不題韓道國恐怕衆客商耻笑
所以一去不復來後雖敗露終歸臨清不
 往揚州也則又爲愛姐下線豈開文哉和來保席上觥

籌交錯遞酒開笑林彩虹小紅姊妹二人并王玉枝兒三

個唱的彈唱歌舞花攢錦簇行令猜枚飲至三更方散次

日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通不得一字
既下一波
 便且結住

道國被苗青做好做歹劝住了話休饒舌有日貨物置完

打包裝載上船不想苗青討了送西門長的那女子楚雲

忽生起病來動身不得
所爲夢也
 隨手便結苗青說等他病好了我

着差人送了來罷只打點了些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

二人并胡秀起身王玉枝并林彩虹姊妹少不的置酒馬

頭作別錢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詞一日到臨江

隔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跼立忽見街坊嚴四郎

嚴者從言也

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

橋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了然

來保必同聞矣這韓道國听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瞞着來保不說

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蠶荒蕪不收棉花

布價一時踊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

兩遠接在臨清一帶馬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

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見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

一半又便宜鈔開納稅就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遇行市

不賣誠爲可惜。來保道夥計所言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
 家惹當家的見怪如之奈何。韓道國便說老爹見怪都在
 我身上來保強不過他就在馬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
 韓道國說雙橋你和胡秀在船上等着納稅。我打旱路同
 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先去報老爹知道。來保道
 你到家好歹討老爹一封書來下與鈔關錢老爹少納稅。
 錢先放。解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馱塚往清河
 縣家中來。有日進城在甕城南門裏日色漸落忽撞遇看
 墳的張安推着車輛洒米食盒。是新賁景象正出南門看見韓
 道國便呼韓太叔你來家了。韓道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

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交我
率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明日與老爹燒香這韓道國嘆
了說可憐可傷果然路上行人似碑話不虛傳打頭口
逕進城中到了十字街上心中筭計且住善惡分界有心要往
西門慶家去況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不如且歸家停宿
一宵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于是和王漢打着頭
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了頭口打發趕脚人回去叫
開門王漢搬行李馱垛進入堂中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
了佛祖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了頭點茶吃韓道國先告

訴往問一路之事道我在路上撞遇嚴四哥與張安繼

老爹死了好上的怎的就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暫時禍福誰人保得無常韓道國一面把馱梁打開
 取出他江南置的許多衣裳細軟貨物并那一千兩銀子
 一封一封都放在炕上老婆打開看都是白光上雪亮銀
 兩便問這是那生的韓道國說我在路上聞了信就先賣
 了這一千兩銀子來了又取出兩包梯已銀子一百兩因
 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也看顧你不曾王六兒道他在時
 倒也罷了輸心之言如今你這銀子還送與他家去韓道國道
 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何老婆道
 你這傻奴才料這遭再休要傻了前番不傻如今他已是
 待如何

死了這裡無人咱和他有甚瓜葛不事你送與他一半交

他招韶道兒問你下落到不如一狠二狠把他這一千兩

咱顧了頭口拐了上東京投奔咱孩兒那裡愁咱親家太

師爺府中安放不下你我韓道國說丟下這房子急切打

發不出去怎了得此一兩現物尚舍不老婆道你看沒才料

何不叫將第二個來直透一百回此處連搗鬼兄弟留幾

兩銀子與他就交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

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口去了莫不他七個頭八個胆敢

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西門官人固當以就尋去你我也

不怕他韓道國說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

天理了。乃跌入月娘待人之失也。老婆道自古有天理到
 沒飯吃哩。他古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麼。門西
 如生當亦無辭想着他孝堂裏我到好意備了一張插桌三牲往
 他家燒紙。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在
 屋裏罵的我好訕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住落後他
 第三個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坐就坐轎子來家了想
 着他這個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此處却入月娘
 愚使月娘能柔順以接物或尚可挽回。即此一事已知月
 娘無禮無才一味隨意驕人。西門死不數日而千金之失
 由于一氣。月娘不肖爲何如此。所以道因拐財必一篇話
 入月娘而售色拐財又爲西門因果。月娘罪案也。一篇話
 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夫妻二人晚夕計議已定到次日

五更叫將他兄弟韓二來如此這般交他看守房子又把
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那二搗鬼不肯萬肯有何說哥不肯
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并兩個
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催了二大輛車把箱籠細軟之
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迤上東京去了自苗者處來想是弄
明前帳而去正是
可嘆可嘆

撞碎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這里韓道國夫婦東京去了不題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
哥兒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敬
濟往墳上與西門慶燒紙張安就告訴月娘昨日撞見韓

大來家一節月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我家來只怕
 今日來在墳上剛燒了紙坐了沒多回老早就起身來家
 叫陳敬濟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到那里了初時叫
 着不聞人言次則韓二出來說俺姪女兒東京叫了哥嫂
 去了船不知在那裡以東京嚇之這陳敬濟回月娘月娘
 不放心使敬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船思其夫之言遲矣月娘如死何以對西門
 去了一日到臨清馬頭船上尋着來保船隻來保問韓夥
 計先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敬濟道誰見他來張安看
 見他進城次日墳上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閣
 家連銀子都拐的上東京去了如今爹死了斷七過了大

娘不放心，使我來我尋船隻。這來保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天殺原來連我也瞞了！」真道路上定要賣這一千兩銀子，乾淨要起毛心。正是人面咫尺，心隔千里。這來保見西門慶已死，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敬濟小夥兒引誘在馬頭上各唱店中歌，樓上飲酒。敬濟不經事，只如此帶出。請表子頑耍，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卸在店家房內，封記了一日鈔關，上納了稅，放船過來。在新河口起腳裝車，往清河縣城裡來。家中東廂房卸下，自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絲綿舖已開了，對門段舖甘豎計崔本賣了銀兩，都交他明白，各辭歸家去了。去了二個房子也賣了，並有門首解當生藥舖。

濟興傳點計開着原來這來保妻惠祥有個五歲兒子名

僧寶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個姪女兒四歲一人割衿

做了親家七中月娘通不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一

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子

來家又輕七送下一千月娘一罵之失爲何那月娘再三

使他上東京問韓道國銀子下落去他一頓話道咱早休

去一個太師老爺府中誰人敢到沒的招是惹非得他不

冰尋你咱家念佛到沒的招惹風子頭上撓月娘道翟親

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莫不看些分上兒來保道他家女

兒見在他家得時他敢只護他娘老子莫不護咱不成當

日

出妻獻子之心至此冰冷西門雖死此話只好在家對我月娘還是與其謀此時自問當何如

說罷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到不好了只當丟這幾兩銀子

罷更休題了月娘听了無法也只得罷了又交他會買頭

發賣布貨他會了主兒來月娘交陳敬濟兌銀講價錢主

兒都不服拏銀出去了敬濟不經事來保便說姐夫你不

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的行情寧可賣了悔

不要悔了賣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你十分把弓兒

拽滿進了主兒顯的不會做生意我不是扞大說話你年

少不知事体我莫不脫膊兒往外撇不如賣弔了是一場

事那敬濟听了使性兒不管了不經事他也不等月娘來

分付匹手奪過算盤，遞回主兒來，把銀子兌了二千餘兩，
 一件件交付與敬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貨出門。月娘
 與了他二三十兩銀子，房中盤纏，他便故意見，昂七大意
 不收。一路叙其強橫，直令人爲千古有國有家者，孤
 兒寡婦放聲一哭。高天茫茫，何處消此恨事？說道
 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死水兒，自家盤纏，又
 與俺們做甚？你收了去，我決不要。一日晚夕，外邊吃的醉
 乚兒，走進月娘房中，搭伏着護炕，說念月娘，你老人家青
 春少小，沒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子兒，不害孤另麼？月
 娘一声兒沒言語。此處方知蕙蓮承寵必用惠祥怒詈之妙一日東京翟管家
 寄書來，知道西門慶死了。與致賻遙映，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

有四個彈唱出色女子，該多少價錢說了去兌銀子來要。

載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脚，叫將來保來。

計議與他去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房中，也不叫娘，只

叫你娘子。人家不知事，曹阿瞞不是過也，作者特爲千古有國有家痛哭。不與他

去，就惹下禍了。這個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吾不知作者有何忠憤，墓

此恨事如畫。恰似賣富一般，但擺酒請人，就叫家樂出去，有個

不傳出去的，何況韓夥計女兒，又在府中答應老太太有

箇不說的，我前日怎麼說來，今果然有此勾當，鑽出來，你

不與他，上裁派府縣差人坐名兒來要，不怕你不雙手兒

捧與他，還是遲了，難說四個都與他，不如今日胡乱打發。

兩個與他还做面皮。這月娘沉吟半晌，孟玉樓房中蘭香

與金蓮房中春梅都不好打發。綉春又要看哥兒不出門，

因問他房中玉簫與迎春情願要去。所為妻兒趙迎春各自尋頭奔者非乎

以此就差來保催車輛裝載兩個女子往東京太師府中

來。不料來保這廝在路上把這兩個女子都姦了。來保之惡如此

總是十成窮其惡以與來旺解嘲又有日到東京會見韓

為孤兒寡婦刻骨動頭寫冷字也道國夫婦把前後事都說了。韓道國謝來保道：「若不是親

家看顧我在家阻住，我雖然不怕他，也未免多一番唇舌。」

翟謙看見迎春玉簫兩個都生的好模樣兒，一個會爭一

個會絃子，都不上十七八歲，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賞出

兩定元寶來

何不分出一分
賻儀來可嘆

這來保還克了一錠到家只

拏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說若不是

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拏家來你還不知韓夥計兩口

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呼奴使

婢坐五行三翟管家以老爹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姐日

逐上去答應老太太寸步不離要一奉十揀口兒吃用換

套衣服如今又會寫又會弄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

村姿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得如瓊林玉樹一般百

伶百俐一口一聲叫我保叔如今咱家這兩個家樂到那

里还在他手里討針線哩

世情固
有如此

說畢月娘還甚是知咸

他不盡婦淚已盈把矣打發他酒飯吃了與他銀子又不

受拏了一疋段子與他妻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下這來

保一日同他妻弟劉倉留往臨清馬頭上將封寄店內布

貨盡行賣了八百兩銀子暗買下一所房子就在劉倉右

邊門首就開雜貨舖兒他便日逐隨倚祀會本他老婆惠

祥要便對月娘說假推往娘家去到房子裡從新換了頭

面衣服珠子箍兒插金戴銀從新二字往王六兒娘家王

母猪家扳親家人情坐轎看他家女兒去來到房子裡

依舊換了慘淡衣裳繼往西門慶家中來只瞞過月娘一

人不知來保這廝當時吃醉了來月娘房中嘲話調戲兩

省三次、不是月娘爲人正大、也被他說念的心邪、上了道

兒、又有一般小廝媳婦、在月娘跟前說他媳婦子在外與

王母猪作親家、插金戴銀、行三坐五、滿金蓮也對月娘說

了幾次、月娘不信、惠祥聽見此言、在厨房中罵大罵小、方

忽言文來保便裝胖學蠢、自己誇獎說衆人你每只好在

家裡說炕頭子上嘴罷了、相我水皮子上、顧瞻將家中這

許多銀子貨物來家、自是苗青一流若不是我都吃韓夥計老牛

箱嘴拐了往東京去、只呀的一声、乾丟在水里也不响、思

松下吃茶苗青當如今還不道俺每一個是說俺轉了主

亦可以無恨來保、子的錢了、架俺一篇是非、正是割股的也不知燃香的也

不知自古信人調丟了瓢媳婦子惠祥

吳明惠神愈知前怒詈一回之妙于

里伏線矣

便罵賊嚼舌根的淫婦說俺兩口子轉的錢大了在

外行三坐五扳親老道出門問我姊那里借的幾件首

飾衣裳

比蕙蓮說借物何如

就說是俺落得主子銀子治的要濟撮

俺兩口子出門也不打緊等俺每出去料莫天也不着餓

水鴉兒吃草

此日因自氣勢人情如此

我洗淨着眼晃看你這些淫婦

奴才在西門家裡住牢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尋繇頭兒

和人嚷鬧上弔漢子又兩番三次無人處在跟前無礼心

裡也氣得淚入脚處只得交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這來

保就大刺七和他舅子開起個布舖來發賣各色細布

不知

賢計爲誰夥計娘曰還會親友行人情不知可到房簷底下開門家去也

日逐會親友行人情

不知可到房簷底
下開門家去也

不在話下正是

勢敗奴欺主

時表見弄人

大士西門參詣升座普見悲具齡黑大羅小亭細
 太慈以如草其人曰收此我我平養想思香前發聖
 將頭目不出門由不計意外珍由去我其天也
 不交交前時線結甚前對士子疑字前由要
 水谷三坐正對線去意出門問無被派里前由
 不眠自古詩人臨注了應就撒正裏報殘臂一

參斷出牢養具數具出黑大羅小雲錦

太師公

漢人歸政
北日自
拜授
平
養
恩
最
年
重
前
致
迎
戰

卷之五

門此不味翠華何許出玉樓莫天思不青

卷之五

前時
諒鑑其翁之壽士子題字前山要

水許三坐正

又麻生葉出門間并較微里昔因幾十年

外臺

國子監司業司馬司庫司簿司典司計司文司書司直司正司副司丞司主簿司典史司司馬司司庫司司簿司司典司司計司司文司司書司司直司司正司司副司司丞司司主簿司司典史司

不映自光

人臨江上聽鼓吹

與豐車輪命

第八十二回

此回人云金蓮文字。不知乃過下一十八回文字之
脈也。使不弄一得雙。何有春梅下文許多文字。使不
有熱心冷面。何有下文玉樓嚴州許多文字。是此回
乃春梅別放之由。而玉樓結果之機也。與金蓮全不
相干。下文乃正經金蓮收煞文字。

私僕以木香棚露香囊破綻止爲一解着耳。不知已
爲此回本香棚伏線。茶藤架不過金蓮約人之地。不
知又爲嚴州伏線。葡萄架本爲翡翠軒各分門戶。却
又爲調婿得金蓮之金針。是此書大結穴大照應處。

寓言羣花固應以此作間架。但用筆入細。人不知耳。
用兩詩餘作勾挑。用兩小唱寫淫情。又是一樣小巧。
章法特用清脫之筆。以一洗從前之富麗也。

玉樓來時在金蓮眼中。將簪子一描。玉樓將去。又將
簪子。在金蓮眼中一描。兩兩相映。妙絕章法。

寫弄一得雙。却必寫敬濟。拏藥材。後文識破奸情。必

寫敬濟抱衣往外跑。總是注明西門持家不以礼。而

堆藥放衣物於二婦人之樓上。爲失計。且又註明金

瓶梅三人之在花園爲外室也。

陳敬濟者。敗莖之艾荷也。陳者舊也。殘也。敗也。敬莖

之別音。濟芰之別音。蓋言芰荷之敗者也。金蓮者，
花也。以敬濟而敗，則敬濟寔因敗金蓮而寫其人，非
爲敬濟寫也。卽後文寫敬濟之冷鋪飄零，亦是爲金
蓮而寫，不爲敬濟也。蓋言金蓮之禍，不特自爲禍，以
禍西門，卽少有迷之者，亦必至於敗殘凋零。如殘荷
敗芰而後已也。豈特其一已之蓮子無成，殘香零落
于污泥者哉？至于陳洪，蓋言殘紅敬濟于此中脫胎。
豈非敗莖之芰荷？陳莖芰乃蓮花之下稍結果處，故
金蓮獨與敬濟投，而蕙蓮亦必與敬濟相熟也。

上文安沈送紅白二梅花。又有紅梅花對白梅花之

令每不解。何必定寫兩樣梅花。以映春梅觀此回春。
梅羞得臉上一紅一白。方知前文之妙。蓋已寫一漏
泄之春光于西門生前歡賞之時。惟天之禍福之几。
當倚伏如此。不謂作者之筆。竟與化工等意。作者其
知儿之人。所謂神之謂也乎。

西門冷處止用金蓮在廳院一撒溺已寫得十分滿
足。不必更看後文。已令人不能再看。真是異樣神妙
之筆。

第八十二回

陳敬濟弄一得雙

潘金蓮熱心冷面

詞曰

聞道雙蝴蝶鳳帶不妨單着鮫綃夜香知爲阿誰燒
悵望水沉烟裊雲髻風前綠捲玉顏想處江潮
莫交空負可憐宵月下雙灣步俏

右調西江月

話說潘金蓮與陳敬濟自從在廂房裡得手之後

此後單出手寫

之故自上售色二字一氣寫來便竟章法來脉并并兩個人嚐着甜頭兒日逐白日

偷寒黃昏送暖

月娘可謂死矣或倚肩嘲笑

月娘死矣或並坐調情搯

打揪擣通無忌憚月娘死矣或有人跟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

了搓成紙條兒丟在地下你有話傳與我上有話傳與你

月娘死矣一日四月天氣以上一總此下用數層描寫也潘金蓮將自己袖的

一方銀絲汗巾兒又自汗巾落脉與王婆狗出花園買來一線穿却裏着一個紗

香袋兒裏面裝一縷頭髮并些松柏兒封的停當要與敬

濟不想敬濟不在廂房內遂打窗眼內投進去後敬濟進

房看見彌封甚厚打開却是汗巾香袋兒紙上寫一詞名

寄生草

將奴這銀絲帕并香囊寄與他此琴童舊物當初結下青絲

髮松柏兒要你當牽掛淚珠兒滴寫相思言不盡燈

的奴影兒孤休負了夜深潛等茶藤架

房拾簪地

敬濟見詞上約他在茶藤架下等候

葡萄架立門戶以後此處又換出茶藤架

夫葡萄架則夏日正炎是蓮花時候此云茶藤是花事闌珊春梅飄落前後章法一絲不苟

私會佳期

隨即封了一柄湘妃竹金扇兒亦寫一詞在上回答他袖

入花園去不想月娘正在金蓮房中坐着這敬濟三不知

走進角門就叫可意人在家不在

一語寫出許多日干的敬濟金蓮又寫盡許多

日的月娘這金蓮聽見是他語音恐怕月娘聽見央撒了連忙

掀簾子走出來看着他擺手兒佯說我道是誰原來是陳

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纔在這裏和他每往花園亭子上

摘花兒去了

一引却是敗露之機

這敬濟見有月娘在房裡就把物

事暗上遞與婦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便問陳姐夫來

做甚麼

寫月娘惡處直是二十分益自西門死後一索滿心滿意施爲全無防閑衆妾意與上西門東京去

寫月娘緊守門戶正是反刺

金蓮道他來尋大姐我同他往花園中去

了以此瞞過月娘少頃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向袖

中取出拆開却是湘妃竹金扇兒一把

與西門金扇作上一遙對章法

講一種青蒲半溪流水寫着一首詞兒

紫竹白紗甚逍遙綠青蒲巧製成金錠銀錢十分妙上

人兒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

處慢上輕搖休教那俗人鬼偷了

不俗者春梅也

婦人看了其詞到于晚夕月上時早把春梅秋菊兩個了

頭竹發些酒與他吃。閑在那邊炕屋睡。頓一頓又奈梅豔

如秋菊一類。呆人慢寫其爲婦人。酒醉開在那邊見春梅。明知而不問。是婦人心腹也。與後奴豈不知一語相照。此則用筆暗播。然後自在房中綠牕半啓。絳燭高燒。是夜等得雙之影矣。人音

收拾床鋪。衾枕薰香。澡洗獨立。木香棚下。專等敬濟來赴

佳期。西門大姐那夜恰好。被月娘請去後邊。听王姑子宣

卷去了。月娘可殺。始終月娘壞事。止有元宵兒在屋裡敬濟梯已與了

他一芳手帕。分付他看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下棋去。

等大姑娘進來。你快來叫我元宵兒應諾了。敬濟得手走

來花園中。只見花依月影。參差掩映。走到茶蘼架下。葡萄架與

茶蘼架。對照作章法。故前有琴童下添。

一木香棚作連鎖章法。又出一春梅也。遠遠望見婦人摘

去冠兒、亂挽烏雲、悄悄在木香棚下獨立。這敬濟猛然從
茶蘼架下突出、雙手把婦人抱住、把婦人說了一跳、說呸、
小短命、猛可鑽出來、說了我一跳、早是我、你搜便將就罷
了。若是別人、你也怎膽大搜起來。敬濟吃得半酣兒、笑道、
字是搜了、你就錯樓了。紅娘也是沒奈何。原評謂此處插
酒醉春梅悶在炕屋
已明點春梅心事矣兩個于是相搜相抱、携手進入房中、
房中熒煌煌、掌着燈燭、桌上設着酒饌、一面頂了角門、並
肩而坐飲酒。婦人便問、你來、大姐在那里。敬濟道、大姐後
邊聽宣卷去了。我分付下元宵兒、有事來這里叫。我只說
在這里下棋、說畢、兩個權笑做一處飲酒。多時、常言風流

茶說合酒是色媒人

二句

不覺竹葉穿心桃花上臉一個

嘴兒相親一個腮兒厮溫罩了燈上床交接有六娘子小

詞

可知全寫金蓮不是寫敬濟

爲証

入門來將奴樓抱在懷奴把錦被兒伸開俏冤家頑的十分怪嗔將奴脚兒抬脚兒抬揉乱了烏雲鬢髻見盡兩人雲雨纏畢只聽得元宵叫門說大姑娘進房中來了這敬濟慌的穿衣去了正是

狂蜂浪蝶日時見

飛入梨花無處尋

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梢間堆

散生藥香料

題明見金蓮春梅皆西門自送

兩個自此以後情沾肺腑意

密如漆、無日不相會、做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潘金蓮

早辰梳粧打扮、走來樓上、觀音菩薩前燒香、總為西門堆藥失計一描

也不想陳敬濟正拿鑰匙上樓、開庫房門、拿藥材香料、撞

遇在一處、這婦人且不燒香、見樓上無人、兩個搜抱着親

嘴、咂舌、西門有知夫復誰尤一個叫親親、五娘一個呼心肝、短命因

說趁無人、咱在這裡幹了罷、一面解褪衣褲、就在一張春

撓上、雙鳬飛肩、靈根半入、不勝綢繆、當初沒巧不成話、兩

個正幹得好、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盒子取茶葉、看見、盒者

合也、所為兩個湊手、脚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怕羞了、

他連忙倒退回身子、所以肯吃酒在那邊炕屋睡也走下胡梯、慌的救濟

穿小衣不迭婦人穿上裙子忙叫春梅我的好姐七你上
 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金蓮道我的好姐
 姐你姐夫不是別人姐七七夫恰好捏罷我今教你知道了罷春梅
已知俺兩個情孚意合折散不開你千萬休对人說只放
 道也在你心裡春梅便說好娘說那裡話言你尚不奴伏侍娘
 這幾年豈不知娘心腹肯对人說然則金蓮婦人道你若
 肯遮蓋俺們趁你姐夫在這里你也過來和你姐夫睡一
 睡我方信你上若不肯只是不可憐見俺每了那春梅把
 臉羞的一紅一白所謂紅梅花對白梅花也方只得依他
知前文不謬乃一眼觀此耳
 卸下湘裙解開褲帶仰在櫬上反是春梅自解儘着這小
寫其素心如圓

夥兒受用有這等事正是明珠兩夥皆無價可奈檀郎盡得鑽有紅繡鞋爲証

假認做女婿親厚往來本丈母至偷人情裡包藏鬼胡油明講做兒女礼暗結下燕鶯俦他兩個見今有不贊語言

雖有後報難償此際之辜

當下儘着敬濟與春梅耍完大家方纔走散自此以後潘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大開與這小夥兒暗約偷期非止一日只背着秋菊六月初一日潘姥上老病沒了有人來說吳月娘買一張插桌三牲冥紙叫金蓮坐轎子往門外採喪祭祀去了一遭回來次日六月初三日金蓮起

來的早在月娘房裡坐着說了半日話出來走在大所院
 子裡墻根下急了溺尿正撩起裙子蹲踞溺尿原來西門
 慶死了沒人客來往等閒大所儀門只是閑閑不開用閒筆寫
 出外敬濟在東廂房住纏起來忽聽見有人在墻根溺的
 尿刷上的響悄上向窓眼裡張看却不想是他便道是那
 個撒野在這裡溺尿撩起衣服看濺濕了裙子這婦人連
 忙繫上裙子走到窓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裡這咱纏起來
 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裡麼敬濟道在後邊幾時出來昨夜
 三更纏睡大娘後邊拉着我所宣紅羅寶卷坐到那咱晚
 險些兒沒把腰累癱痼了今日白扒不起來月娘如此家法欲人不亂

得金蓮道賊牢成的就休搗謊哄我昨日我不在家你幾

時在上房內听宣卷來了鬢說你昨日在孟三兒房裡吃

便來便伏一線却是挿入之筆敬濟道早是大姐看着俺每都在上房

內幾時在他屋裡去來說着這小夥兒站在炕上把那話

弄的硬上的直豎的一條棍隔窓眼裡舒過來婦人看見

笑的要不到如此寫來一者見西門冷落之甚家罵道怪

賊牢拉的短命猛可舒出你老子頭來謊了我一跳你趁

早好上抽進去我好不好拿針刺與你一下子叫你忍痛

哩敬濟笑道你老人家這回兒又不待見他起來寫其昨夜狂淫

你好友打發他個好處去也是你一點陰陽婦人罵道好

道怪半成久慣的囚根子一面向腰裡摸出面青鏡特照桂兒身分一面用朱唇吞

裏吮咂他那話吮咂的這小郎君一點靈犀灌頂滿腔春

意融心正咂在熱鬧處忽听的有人走的腳步兒響這婦

人連忙摘下鏡子走過一邊敬濟便把那話縮回去了却

不想是來安兒小廝走來說傳大郎前邊請姐夫吃飯哩

敬濟道叫你傳大郎且吃着我梳頭哩就來來安兒回去

了婦人便悄上向敬濟說晚夕你休往那里去了在屋裏

我使春梅叫你好歹等我有話和你說敬濟道謹依來命

婦人說畢回房去了敬濟梳洗畢往舖中自做買賣不題

不一時大色晚來那日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婦人令
春梅燒湯熱水要在房中洗澡修剪足甲床上收拾衾枕
赶了蚊子放下紗帳子小篆內炷了香春梅便叫娘不知
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鳳仙花染指甲我替你尋些來婦
人道你那里尋去春梅道我直往那邊大院子裡絕有兒
之院荒蕪久矣間中點出淒涼我去拔幾根來娘叫秋菊尋下杵臼搗下
蒜婦人附耳低言悄七分付春梅你就廂房中請你姐夫
晚夕來我和他說話春梅去了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
香肌修了足甲也有好一回只見春梅拔了幾顆鳳仙花
來整叫秋菊搗了半日婦人又與了他幾鍾酒吃打發他

38
厨下先睡了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忽令春梅拿換手
放在天井內鋪着涼簟拿枕納涼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
戶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二星隔在天河兩岸又忽聞
一陣花香幾點螢火婦人手拈絛扇伏枕而待春梅把角
門虛掩正是

待月西廂下

迎風戶半開

隔牆花影動

疑是玉人來

原來敬濟約定搖木槿花樹爲號

處上寫花園是
一部大開目

就知他

來了婦人見花枝搖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內咳嗽接應他
推開門進來個個並肩而坐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敬

濟道大姐今日沒出來我已分付元宵見在房裡有事先
來叫我因問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說畢相攬相抱
二人就在院內橈上赤身露体席上交欢不勝纏綿但見
情只兩和諧樓定香房臉搵腮手捻香乳綿似軟實奇
哉掀起腳兒脫繡鞋玉体着郎懷舌送丁香口便蘭倒
鳳顛鴛雲雨罷囑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

兩用小唱寫之又是章法

兩個雲雨畢婦人拏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敬濟說門外
你潘姥已死了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三日入殮時
你大娘叫我去探喪燒紙來了明日出殯你大娘不放我
去說你爹熱孝在身只見出門這五兩銀子交與你明日

央你蚤去門外發送發送你潘妮已打發拾錢看已下入
土內你來家就同我去一般敬濟專門
假孝子這敬濟一手接了

銀子說這個不打緊我明日絕早就出門幹畢事來回你

老人家說畢恐大姐進房老早歸廂房中去了一宿晚景

休題到次日到飯時就來家金蓮總起來在房中梳頭敬

濟走來回話就門外昭化寺裡拿了兩枝茉莉花兒來婦

人戴

又與後張勝
提花一映

婦人問棺材下了葬了敬濟道我管何

事不打發他老人家黃金入了櫃我敢來回話還剩了二

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子收了盤纏度日千恩萬謝

多上上裏你婦人聽見他娘入土落下泪來

直照磨
鏡一回便叫

春梅把花兒浸在盞內看茶來與你姐夫吃不一時兩盃
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敬濟吃了茶往前邊去了繇是越
發與這小夥兒日親日近一日七月天氣婦人早辰約下
他你今日休往那里去在房中等着我往你房裡和你耍
耍忽起一波這敬濟答應了不料那日被崔本請了他和幾個
朋友往門外耍子去了一日吃的大醉來家倒在床上就
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黃昏時分金蓮驀地到他房中見
他挺在床上推也推不醒就知他在那里吃了酒來可霎
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裡弔下一根金頭蓮瓣簪兒來
上面釵着用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五樓人醉杏花天

迎亮一看認的是孟玉樓簪子
篇文字金針奇絕
 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子
 如何他袖着怪道這短命幾次在我面上無情無緒我若
 不留幾個字兒與他只說我沒來等我寫四句詩在壁上
 使他知道待我見了慢上追問他下落于是取筆在壁上
 寫了四句詩曰

獨步書齋睡未醒

空勞神女下巫雲

襄王自是無情緒

辜負朝上暮上情

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却說敬濟一盞酒醒起來房中掌
 上燈因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却醉了回頭是壁上寫

了四句詩在壁上墨跡猶新念了一遍就知他來到空回
去了心中懊悔不已這咱已起更時分大姐元宵兒都在
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边去角門又開了走木槿花下
搖花枝爲號不聽見裡面動靜不免蹣着太湖石扒過粉
牆去那婦人見他有酒醉了挺寬大恨歸房悶上在心就
渾衣上床搔睡不料半夜他扒過牆來見院內無人見了
裏都睡了悄上躡足潛踪走到房門首見門虛掩就挨身
進來窺間月色照見床上婦人獨自朝裡搔着低聲叫可
意人數聲不應說道你休怪我今日崔大哥衆朋友邀了
我往門外五里原往上射箭

西門回
在此

要子了一日來家就

醉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恕罪恕罪那婦人也不理便
敬濟見他不理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說了一遍又重複一
遍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搥了一下罵道賊牢拉負心短命
还不消上的丫頭听見是說了又說者却從听者口中搆出我知道你有個
人把我不放到心上你今日端的那去來敬濟道我本被
崔大哥拉了門外射箭去灌醉了來就睡着了失悞你約
你休惱我看見你留詩在壁上就知惱了你婦人道怪搗
鬼牢拉的別要說嘴與我禁聲一个要暴白一个你搗的怕人知寫得如画
鬼如泥彈兒圓我手內放不過你今日便是崔本叫了你
吃酒醉了來家你袖子裡這根簪子那是那裡的敬濟道

是那日花園中拾的

與琴童前
聲一對

今兩三日了，婦人道：「你還

忒神，搗鬼是那花園裡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絕信你。」這

簪子是孟玉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

此句又爲
灰州伏線

我認的

千真萬真，上面還鉤着他名字。

又與西門頭上帶
去金蓮家時一照

你還哄

我，嗔道：「前日我不在，他叫你房裡吃飯，原來你和他七個

八個我問你，還不肯認，你不和他，兩個有首尾，他的簪子

緣何到你手裡，原來把我的事都添露與他。」怪道前日他

添露與他

見了我笑，原來有你的話在裡頭。

有事人
如面

自今以後，你是

你，我是我，慕豆皮兒，請退了敬濟。

听了急的賭神發咒，

之以哭道：「我敬濟若與他有一字，絲絲皂線，靈的是東，

靈的是東，

城隍活不到三十歲，生來碗大方，瘡害三五年黃病，要湯不湯，要水不水。此子虛受過者那婦人終是不信，說道：「你這賊才，料說求的牙疼，誓虧你口內不害砒，雨个絮貼了一回，見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挨身上床，倘下那婦人把身子扭過，倒背着他，使个性兒不理他，由着他姐上長姐上短姐，只是反手望臉上搥過去，謊的敬濟氣也不敢出一口兒來，索性放不下身。」乾霍亂了一夜，將天明，敬濟恐怕了，頭起身，依舊越牆而過，往前邊廂房中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遺誰繫

萬事無根只自生

三興不遠歡情懷

萬事無堪只自坐

賦豈而豈谷前車前報中去了五長

下不... 草書括了一... 秋天即... 秋... 秋... 秋...

景又平... 劍上... 賦生... 賦... 賦... 賦...

賦... 春... 賦... 賦... 賦... 賦...

文... 不... 賦... 賦... 賦... 賦...

賦... 不... 賦... 賦... 賦... 賦...

不... 要... 水... 不... 賦... 賦... 賦...

不... 賦... 賦... 賦... 賦... 賦...

第八十三回

秋菊與金蓮何仇。但類各不同。互相怨恨耳。然而夏
去秋來。池蓮褪粉。籬菊綻金。自是不得不然之時勢。
又一屋中。蓮梅菊備三時。而添一陳敬濟之敗荷。則
秋深時候。故應暫讓秋菊說話。

此同方是結果金蓮之樣子。却用一縱一擒。又一縱。
又一擒。作章法。

寫月娘上孟蘭會。又早爲岳廟燒香作觀。以及敬濟。
推宣卷而作笑。總爲月娘醜絕。且明明書其罪案也。
春梅寄柬。固寫金蓮。亦寫春梅。蓋弄一得雙後。不一

補寫春梅。則後日何以聯屬假弟妹之情。而前一回
方寫熱心冷面。又不便卽暢言春梅須用此回。一補
文字如下。場鼓一陣急。一陣逼。金蓮下場。却又不得
不故爲迂緩其調。以爲春梅地也。作者苦心作文之
難如此。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詩曰

如此鍾情古所稀。

吁嗟好事到頭非。

汪汪兩眼西風淚。

猶向陽臺作雨飛。

月有陰晴與圓缺。

人有悲歡與會別。

擁爐細語鬼神知。

空把佳期爲君說。

話說潘金蓮見陳敬濟天明越牆過去了。心中又後悔次

日却是七月十五日。吳月娘坐轎子往地藏菴薛姑子那

里替西門慶燒孟蘭會箱庫主。寫月娘自西門死後只是如此等事便使月娘不能

金蓮衆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回來孟玉樓孫雪娥大姐

都往後邊去了獨金蓮落後走到前廳儀門首撞遇敬濟

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物抱出來

凡會處必如此

寫可想其西門失計

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你好幾句你如

何使性兒今早就跳出來了莫不真個和我罷了

妙是悔時心事

敬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一夜誰睡着來險些兒一夜不

曾把我麻犯死了你看把我臉上肉也搥的去了婦人罵

道賊短命既不與他有首尾賊人胆兒虛你平白走怎的

反如此說是悔語

敬濟道天將明了不走來不教人看見了

便過入秋

誰與他有甚麼事來金蓮道既無此事你今晚再來我

慢上問你敬濟道吃你麻犯了人一夜誰合眼兒來等我
白日裏睡一晝兒去婦人道你不去和你算帳極語亦說
是悔語

畢婦人回房去了敬濟拿衣物往舖子裏來做了一回買賣
歸到廂房搥在床上睡了一晝盼望天色晚來要往金
蓮那邊去不想到黃昏時分天色一陣陰黑來窓外驟
下起雨來如此
寫來正是

蕭上庭院黃昏雨

點上芭蕉不住聲

這敬濟見那雨下得緊說道好個不做美的天他甫能教
我对証話去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好悶倦人也于是長
等短等那雨不住簌上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簷上流

水這小郎君等不的兩住披着一條茜紅毡子臥單在身
上那時吳月娘來家大姐與元宵兒都在後邊沒出來于
是鎖了房門從西角門大雨裏走入花園推了推角門婦
人知他今晚必來早已分付春梅灌了秋菊幾鍾酒同他
在炕房裡先睡了以此把各門虛掩這敬濟推開角門便
挨身而入進到婦人臥房見紗窗半啓銀燭高烧桌上酒
果已陳金尊滿泛兩個並肩疊股而坐婦人便問你既不
曾與孟三兒拘搭這簪子怎得到你手裡敬濟道本是我
昨日在花園茶藤架下拾的若哄你便促死促滅茶藤架作几次
在案不比舊婦人道既無此事还把這根簪子與你關頭

每架更甚平

我不要你的，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香囊、帕兒、物事收好，
 着少了我一件兒，我與你答話。兩個吃酒下棋，到一更方
 上床安。顛鸞倒鳳，整狂了半夜。婦人把昔日西門慶枕
 邊風月，盡付與情郎身上。却說秋菊在那邊屋裡，忽
 聽見這邊房裡，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個到。
 天明雞叫時分，秋菊起來溺尿，忽听那邊房內開的門响，
 朦朧月色，雨尚未止，打窓眼看見一人，披着紅臥單，從房
 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般。原來夜夜和我娘睡。秋菊此時方知
 然則前在炕上睡，乃真。
 睡也與春梅睡，自不同。我娘自來會撒清，乾淨暗裏養着
 女婿。怨毒之次曰，逕走到後邊廚房裡，就如此這般對
 人大笑哉。

小玉說不想小玉和春梅好

月娘兩婢皆爲他人所使其齊家之法可知

又告

訴春梅說秋菊說你娘養着陳姐夫昨日在房裡睡了一夜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宵又沒在前邊睡這春梅歸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這奴才幾下叫他騙口張舌葬送主子金蓮听了大怒就叫秋菊到面前跪着罵道叫你煎七粥兒就把鍋來打破了你敢屁股大吊了心也怎的我這幾日沒曾打你這奴才骨朵癢了于是拏棍子向他脊背上儘力狠抽了三十下打的秋菊殺豬也似叫身上都破了春梅走將來說娘沒的打他這幾下兒只好與他過癢兒罷了旋剝了叫將小厮來拿大板子儘力

破與他二三十板看他怕不怕湯他這幾下兒打水不渾
的只像鬧猴兒一般他好小胆兒你想他怕也怎的做奴
才裏言不出外言不入都似你這般好養出家生哨兒來
了春梅自秋菊道誰說甚麼來婦人道還說嘴哩賊破家
害主的奴才還說甚麼幾声喝的秋菊往厨下去了正是

蚊蚋遭扇打

只爲嘴傷人

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敬濟賞月飲酒和春
梅同下驚棋兒晚夕貪睡失曉至茶時前後还未起來頗
露圭角不想被秋菊唆到眼裏連忙走到後边上房對月
娘說不想月娘纔梳頭小玉正在上房門首站立秋菊拉

過他一邊告他說俺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裡
歇了一夜如今还未起來哩前日爲我告你說打了我一
頓今日真實看見我原不賴他請奶乚快去瞧去小玉罵
道張職露晴奴才又來葬送主子俺奶乚梳頭哩还不快
走哩月娘便問他說甚麼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使秋
菊來請奶乚說話更不說出別的事這月娘梳了頭輕移
蓮步驀然來到前邊金蓮房門首西門一死如金蓮春梅
豈可使之居於儀門外
平早被春梅看見慌的先進來報與金蓮金蓮與敬濟兩
個還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個都吃了一驚慌做
手脚不造連忙藏敬濟在床身子裡用一床錦被遮蓋的

沿上的叫春梅放小桌兒在床上拏過珠花來且穿珠花
不一時月娘到房中坐下說六姐你這咱還不見出門只
道你做甚原來在屋裡穿珠花哩一面拿在手中觀看誇
道且是穿的好正面芝蔴花兩邊褙子眼方勝兒周圍拏
趕菊剛奏着同心結且是好看到明日你也替我穿恁條
繡兒戴婦人見明艷說好話兒那心頭小鹿兒總不跳了
一面令春梅倒茶來與大娘吃少頃月娘吃了茶坐了回
去了說六姐快梳了頭後邊坐金蓮道曉得打發月娘出
來連忙攬掇敬濟出港往前邊去了春梅與婦人整掇兩
把汗婦人說你大娘等閑無事再不來今日大清早晨來

做甚麼春梅道左右是咱家這奴才嚼舌來不一時只見
小玉走來如此這般秋菊後邊說去說姐夫在這屋裏明
睡到夜上睡到明被我罵喝了他兩声他還不動俺奶上
問我沒的說只說五娘請奶上說話方纔來了你老人家
只放在心裏大人不見小人之過只隄防着這奴才就是
了不知正是奴才防主子看官所說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說話只恐

金蓮少女嫩婦沒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邪着了道兒恐傳
出去被外人唇舌又以愛女之故不叫大姐遠出門把李
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叫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裏來
月娘總是失計夫可以搬女兒進來何不搬金蓮進來一
天之事畢矣即無敬濟月娘豈不知向日琴童之事乎作

者月娘
總是隱筆

遇着傳夥計家去方叫敬濟輪番在舖子裡上

宿取衣物藥材俱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戶都上了鎖鑰

了、鬚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凡事都嚴緊、這潘金蓮與

敬濟兩個熱突突恩情都間阻了、一大正是世間好事多

間阻、就裏風光不久長、有詩爲証、

幾向天台訪玉真、三田不見海沉沉、

矣門一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潘金蓮自被秋菊泄露之後、與敬濟約一個多月不曾相

會、金蓮每日難挨、怎禁綉幃孤冷、畫閣淒涼、未免害些木

边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懶勻、茶飯頓減、帶圍寬褪、慊上瘦

損每日只是思睡扶頭不起、所謂相思如此寫去春梅道娘你這等

虛想也無用、昨日大娘留下兩個姑子、我聽見說今晚要

宜卷

月娘之罪不言自見

後邊關的儀門、早晚夕我推往前邊馬房

內取草裝枕頭、等我到舖子裡叫他、去我好歹叫了姐夫

和娘會一面、娘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好姐姐、你若肯可

憐見、叫得他來、我恩有重報、決不有忘、春梅道娘說的是

那里話、你和我是一個人、爹又沒了、你明日往前後進我

情愿跟娘去、咱兩個還在一處、婦人道、你有此心、可知好

哩、到子晚夕、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假托心中不自在、用

了個金蟬脫殼、歸到前邊月娘後邊、儀門老早關了、了釐

婦女都放出來要聽尼僧宣卷

可殺月娘壞事到底

金蓮央及春梅

說道好姐上你快些請他去罷春梅道等我把秋菊那

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廚房內我方好去于

是師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了扣他在廚房內拿了個

筐兒走到前邊先撮了一筐草就悄悄到印子鋪門首低

聲叫門正直傳縣計不在鋪中往家去了獨有敬濟在炕

上纏搔下忽見有人叫門聲音像是春梅連忙開門見是

他滿面笑道果然是小大姐沒人請裏面坐春梅進入房

內便問小廝們在那里

金蓮却帶了鬘氣春梅却有夫人氣

敬濟道玳安和

平安都在那邊生藥鋪中睡哩獨我一個人在此受孤栖挨

冷淡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說你好人兒這幾日就門邊
兒也不往俺那屋裏走走去說你另有了對門主顧兒了
不稀罕俺娘兒每了又挽冷面敬濟道說那里話自從那
日着了謊驚散了又見大娘緊門緊戶所以不敢走動春
梅道俺娘爲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無心無緒茶
飯懶吃做事沒入腳處今日大娘留他後邊聽宣卷也沒
去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巴巴使我來好叫你快
去哩敬濟道多感你娘兒們厚情何以報答你畧先走一
步兒我收拾了隨後就去一面開櫥門取出一方白綾汗
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與他就和春梅兩個樓抱按在炕

上且親嘴咂舌不勝歡譔正是

二語乃西門要

無緣得會鶯上面

來爵女人皆可

且把紅娘去解飽

兩個戲了一回春梅先拿着草歸到房來一五一十對婦

人說姐夫我叫了他便來也見我去好不喜歡又與了我

一方汗巾一副銀挑牙兒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外邊看着

只怕他來原來那日正直九月十二三月色正明陳敬濟

旋到那邊生藥舖叫過平安兒來這邊來他只推月娘叫

他聽宣卷徑往後邊去了

月娘可殺何其此後寫月娘不堪一筆不放鬆也

因前

邊花園門開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搖木槿花爲

號春梅連忙接應引入房中婦人迎門接着笑罵道賊短

命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見敬濟道我巴不得要來哩只
怕弄出是非來帶累你老人家不好意思說着二人携手
進房坐下春梅關上角門房中放桌兒擺上酒餚婦人和
敬濟並肩疊股而坐春梅打橫把酒來斟穿杯換盞倚翠
偎紅吃了一回吃的酒濃上來婦人嬌眼拖斜烏雲半髯

是乾渴
情景

取出西門慶淫器包兒裏面包着相思套顫聲嬌

銀托子勉鈴一弄見淫器

所云傳
受衣鉢

叫敬濟便在燈光影下

婦人便赤身露体仰臥在一張醉翁椅兒上敬濟亦脫的

上下沒條絲又拿出春意二十四解本兒放在燈下

有瓶
兒在

內照着樣兒行事

方是西門
一生報應

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後邊推

着你姐夫只怕他身子寫春梅至淫極田地却依舊爲之留些身分那春梅真個在身後推送
 送十分暢美不可盡言不想秋菊在後邊厨下睡到半夜
 裡起來淨手見房門倒扣着推不開于是伸手出來拔開
 烏弔兒大月亮地裡躡足潛踪走到前房窗下打窓眼裡
 望裡張看見房中掌着明晃晃燈燭三個人吃的大醉都
 光赤着身子正做得好兩個一往一來春梅又在後邊推
 送三人出作一處但見

一個不顧夫主名分一個那官上下尊卑一個椅上逞
 雨意雲情一個耳畔說山盟海誓一個寡婦房內翻爲

快活道場一個丈母跟前變作汙淫世界一個把西門
慶枕邊風月盡付與嬌嬌一個將韓壽偷香手段悉送
與情娘正是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歡喜帶

秋菊看到眼裏口中不說心中暗道他們還在人前撇清
要打我今日却真實被我看見了到明日對大娘說莫非
又說騙嘴張舌賴他不成于是瞧了個不亦樂乎依舊走
往廚房中睡去了三點鐘到三更時分纔睡春梅未曾
天明先起來走到廚房見廚房門開了便問秋菊秋菊道
你還說哩我尿急了往那里溺我拔開烏吊出來院子里
溺尿來春梅道成精耍才屋裏放着馬子溺不是秋菊道

我不知有樵子在屋裏兩個後邊賄譟敬濟天明起來
往前邊去了正是

双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那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麼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說秋菊夜裡開門一節婦人發恨要打秋菊這秋菊早辰又走來後邊報與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聲罵道賊莽弄主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主子窩藏陳姐夫在房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叫了我去他主子正在床上放炕桌兒穿珠花兒那有陳姐夫來落後陳姐夫打前邊來恁一個弄主子的奴才一個大人放在屋裏端的是

糖人兒不拘那里安放了一個砂子那里發落莫不放在
眼裏不成傳出去知道的是你這奴才葬送主子不知道
的只說西門慶平日要的人強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
婆們一個七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的這孩子也有此
甚根兒不正一般

月娘得意語總是驕橫托大故也

于是要打秋菊說的

秋菊往前邊疾走如飛再不敢來後邊說了婦人聽見月
娘喝出秋菊不信某事心中越發放大胆了西門大姐听
見此言背地裡審問敬濟敬濟道你信那汗邪了的奴才
我昨日見在舖裏上宿几時往花園那邊去來花園門賊
口開着大姐罵道賊囚根子你明要說嘴你若有風吹草

動到我耳朶山。惹娘說我你就信信脫脫去了再也休想
 在這屋裏了。必寫大姐文字收濟道是非終日有不時自
 然無大娘眼見不信他。志已大娘道得你這般說就好了。
 正是

誰料郎心輕似絮

那知妾意亂如絲

五具

謂縣政心神

如夜寐驚悸

然其大則其小

則其小則其大

其意

其意

其意

其意

其意

第八十四回

此回乃大書月娘之罪以爲一百回結文之定案也。以爲以前凡爲月娘之罪案結穴也。夫凡寫月娘偏寵金蓮利瓶兒牆頭之財夜香之權詐掃雪之趨承處處引誘敬濟金不防閑金蓮置花園中金瓶梅于度外一若別室之人隨處好險引娼妓爲女而冷落大姐賣富貴而攀親宣卷念經吃符藥而求子瓶兒一死卽據其財金蓮合氣挾制其夫種種罪惡不可勝數而總不如此回之罪爲深切註明又駕出於諸婦人之上者也。何則夫寡婦遠行燒香之罪已屬萬

死無辭。乃以孝哥兒交與如意看養。夫西門氏無一
人矣。此三尺之孤。乃西門家祖宗源遠流長傳之子
今日者也。西門在日。且當珍之保養之。不可一日離
其側。況其死後乎。況有金蓮在側。官哥之前車可鑑。
瓶兒之言不猶在耳乎。乃一旦遠行燒香。夫燒香非
必不可辭之事。且爲必不可行之事。以致太歲起。舅
伯才招災。苟有人心。當不爲此。况夫敬濟現在家中。
卽無秋菊之言。猶當早計。及此矧秋菊言之屢屢已。
又親移大姐進儀門內。而又令玳安平安等監其取
藥。與當物。今忽遠行。乃反去其監守。以隨已夫大姐。

在儀門裡住則敬濟回在內廂房以論嬌兒玉樓等婦人則混雜不便使其在舖上宿則花園內之金鎖鑰誰收乎以論金蓮春梅則尤不便況乎玳安來安皆隨去其餘俱在貯許多金粉干園庭刻無數婦居干後院一旦遠行燒香且自己又爲未亡之人乃遠奔走于數百里之外以礼論之卽有夫之婦往鄰左之尼菴僧舍亦非婦人所宜乃岳廟燒香噫月娘之罪至此極矣此書中之惡婦人無過金蓮乃金蓮不過自棄其身以及其婢耳未有如月娘之上僥其祖宗絕祀下及其子使之列於異端入于空門兼及其

身几乎不保。以遺其夫羞。且誨盜誨淫於諸妾而雪
洞一言。以其千百年之宗祀。爲一夕之喜捨。布施尤
爲百割不足以贖其罪也。况乎王簫私人而不知。小
玉私人而又不。知。以及後來旺被逐之奴。而復引入
室。以致有雪娥之走。因竊玉之婚。以致平安之逃。吳
典恩之醜。一百回中。無一可恕之事故。作者特用寫
後文春梅數折。以醜之也。其不之之處。真勝于殺之
割之也。故曰。此書中。月娥爲第一惡人。罪人。予生生
世世不願見此等男女也。然而其惡處。總是一個不
知禮。夫不知禮。則其志氣。日趨于奸險陰毒矣。則其

52
行爲必不能防微杜漸循規蹈矩矣然則不知禮豈
婦人之罪也哉西門慶不能齊家之罪也總之寫金
蓮之惡蓋彰西門之惡寫月娘之無禮蓋罪西門之
不讀書也純是陽秋之筆

不貲書也縣縣之筆

藝之惡蓋淳西門之惡寫民歟之無流蓋罪西門之
歟人之罪也若西門不貲齊客之罪也縣之寫金
子爲必不貲也若西門不貲齊客之罪也縣之寫金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普靜師化緣雪澗澗

詩曰

一自當年拆鳳凰

至今情緒幾惶惶

盜棺不作橫金婦

大地還從折桂郎

曉烟歸宿夢

瀟湘夜雨斷愁腸

向空山寺

高挂雲帆過豫章

話說一日吳月娘請將吳大舅來商議要往泰安州頂上

與娘娘進香因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

不知作者必欲寫月娘至

二十分不堪

吳大舅道既要去須是我同了你去一面備

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玳安來安兒跟隨顧了三個頭口

月娘便坐一乘暖轎分付益玉樓潛金蓮孫雪娥西門大

姐好生看家

歷教衆人月娘出門之罪不言可見

同妳子如意兒衆丫頭好

生看孝哥兒

又點孝哥月娘出門之罪又何如

後邊儀門無事早七開了

休要出外邊去又分付陳敬濟休要那去同傳驢計大門

首看辭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十五日早晨燒紙遙信

晚夕辭了西門慶靈與衆姊妹置酒作別把房門各庫房

門鑰匙交付與小玉拿着

又點房門庫門月娘之罪又何如

次日早五更

起身離了家門一行人奔大路而去那秋深時分天寒日

短一日行兩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黃昏投客店村房安

歇行路如此月 次日再行一路上秋雲淡淡寒雁淒淒

木凋落景物荒涼不勝悲愴話休饒舌一路無詞行日數

日到了泰安州望見泰山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根盤地

脚頂接天心一篇望岳賦 居齊魯之邦有巖上之氣象吳大舅

見天晚投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廟來

那岱岳廟就在山前乃累朝祀典歷代封禪爲第一廟貌

也但見

廟居岱岳山鎮乾坤爲山岳之至尊乃萬福之領袖山

頭倚檻直望弱水蓬萊絕頂攀松都是濃雲薄霧樓臺

森聳金烏展翅飛來殿宇接層玉兔騰身走到雕梁画

棟碧瓦朱楹鳳屏曉榻曉黃紗龜背綉簾垂錦帶遙觀
聖像九獵舞舜目堯眉近覲神顏袞龍袍湯眉禹背御
香不斷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望風祈護福
嘉寧殿祥雲香靄正陽門瑞氣盤旋正是萬民朝拜碧
霞宮四海皈依神聖帝

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正殿上進了香

先寫廟中

瞻拜了

聖像廟祝道士在傍宣念了文書然後兩廊都燒化了紙

錢吃了些齋食然後領月娘上頂

再寫上山

登四十九盤攀藤

攬葛上去娘娘金殿在半空中雲烟深處約四五十里風

雲雷雨都望下觀看

奇句又是一篇泰山賦

月娘衆人從辰牌時分

岱岳廟起身登盤上頂至申時已後方到娘娘金殿上
 紅牌扁金書碧霞宮三字是自下望來者進入宮內瞻禮娘娘金
 身怎生模樣但見

頭縮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裾
 白玉圭璋繫彩袖臉如蓮萼天然眉目映雲鬟唇似金
 朱自在規模端雪體猶如王母宴瑤池却似嫦娥離月
 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嚴形像画難成

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香案邊立着一個廟祝道士約四
 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三溜髭鬚明眸皓齒

四字寫盡廟祝頭戴

簪冠身披絳服足穿雲履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文疏

金爐內炷了香焚化了紙馬金銀令小童收了祭供原來

這廟祝道士也不是個守本分的乃是前边岱岳廟裡金

住持的大徒弟

即從岳廟引入

姓石雙名伯才

實才也

極是個貪財

好色之輩趨時攬事之徒這本地有個殷太歲姓殷雙名

天錫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

又與水滸一聯合

常領許多不

務本的人或張弓挾彈牽架鷹犬在這上下二官專一賂

看四方燒香婦女人不敢惹他

一個專一如此

這道士石伯才專

一藏奸蓄詐替他賺誘婦女到方丈任意姦淫取他歡喜

一個又專一如此

囚見月娘生的姿容非俗戴着孝冠兒若非官

戶娘子定是豪家閨眷又是一位蒼白髭髯老子眼隨兩

個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謝神福請二位施主方丈一茶

吳大舅便道不勞生受還要趕下山去伯才道就是下山

也還早哩直貫下半不一時請至方丈裏面糊的雪白妙絕

好地面正面放一張芝蔴花坐床妙絕柳黃錦帳妙絕香几

上俱養一幅洞賓戲白牡丹圖又妙絕左右一聯對大

書着兩袖清風舞鶴一軒明月談經伯才問吳大舅上姓

大舅道在下姓吳這個就是舍妹吳氏因為夫主來還香

愿不當取擾上宮伯才道既是令親俱延上坐他便主位

坐了便叫徒弟看茶原來他手下有兩個徒弟一個叫郭

字清一個叫郭守禮皆十六歲生的標致頭上戴青霞道

警身穿青絹道服脚上涼鞋淨襪渾身香氣襲人

又寫盡奸徒弟

客至則過茶過水斟酒下菜到晚來背地便拿他解飽填餛不一時字清守禮安放桌兒就擺齋上來都是美口甜食蒸饊餅餛各樣菜蔬擺滿春臺每人送上甜水好茶吃了茶收下家伙去就擺上案酒大盤大碗餚饌都是鷄鴨魚鴨上來用琥珀銀鑲盞滿泛金波吳月娘見酒來就要起身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托出一疋大布二兩白金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禮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撓上官這些微禮致謝仙長不勞見賜酒食天色晚來如今還要趕下山去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說小道不才娘上福祿在本地

碧霞宮做個住持仗賴四方錢糧不啻待四方財主作何
頂下使用今聊備粗齋薄饌倒反勞見賜厚禮使小道却
之不恭受之有愧辭謝再三方令徒弟收下去一面留月

娘吳大舅坐好又坐片時畧飲三杯盡小道一點薄情而
已吳大舅見款留懇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不一時熱下

飯上來石道士分付徒弟這個酒不中吃另打開昨日徐
知府老爹送的那一罈透甌香荷花酒來

出語是天
錫處勢頭與你

吳老爹用不一時徒弟另用熱壺飾熱酒上來先滿斟一

杯雙手遞與月娘

請問月娘燒香
者如此何如

月娘不肯接吳大舅道

舍妹他天姓不用酒伯才道老夫人一路風霜用些何害

好反淺用些一面倒去半鐘遞上去與月娘接了又斟一

杯遞與吳大舅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試用此酒其味如何

吳大舅飲了一口齋香甜絕美其味深長說道此酒甚好

伯才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送與小

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絕妙稱呼一家眷屬皆受度脫年上來岱岳

廟燒香建醮與小道相交極厚夫人小姐相交極厚他小姐衙內又

寄名在娘上位下見小道立心平淡慇懃香火一味至誠

甚是敬愛小道小姐又單愛敬也常年這岱岳廟上下二宮錢糧

有一半征收入庫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爹題

奏過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上香火餘者接

待四方香客。這里說話。下边阮安平安跟從。騎夫下边自
 有坐處。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肉都吃飽了。吳大舅飲了
 幾杯。見天晚。要起身。伯才道。口色將落。晚了。赶不下山去。
 與下山。還。儻不棄在小道。方丈權宿一宵。不棄小道妙甚。然則不棄小僧
 早一晚。
 矣。明早下山。從容些。吳大舅道。爭奈有些小行李。在店內。
 誠恐一時閑人。囉哩。伯才笑道。這個何須罣意。決無絲毫
 差池。聽得是我這裡進香的。不拘村坊店面。聞風害怕。好
 不好把店家拿來。本州夾打。就叫他尋賊人下落。步步是
 了。徐知府方有高知州有了。勢利有吳大舅聽了。就坐住了。伯才
 高知州方有此等一輩也。
 拿大鍾。斟上酒來。吳大舅見酒利害。便推醉更衣。亦無遂
 奈矣。遂

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去了

總欲醜月娘也

這月娘覺身子乏困

便在床上側側兒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拽上外邊去了

月娘方絲床上搔着忽聽裡面响噠了一聲床背後紙門

內跳出一個人來

黃四媛不在紙門內乎

淡紅面貌三柳髭鬚約三

十年紀頭戴淡青巾身穿紫錦袴衫雙手抱住月娘說道

小生殷天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乃官豪宅眷天然

國色思慕如渴今既接英標乃三生有幸倘蒙見憐死生

難忘也一面按着月娘在床上求歡月娘說的慌做一團

高聲大叫清乎世界朗朗乾坤沒事把良人妻室強擲擲

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天錫抵死攔擋不放便跪下

說娘子禁聲

比王婆說上何如

下顧小生懇求憐乞那月娘越高

聲叫的緊了口口大叫救人平安玳安聽見是月娘聲音

慌慌張張走去後邊閣上叫大舅說大舅快去我娘在方

丈和人合口哩

不知合那一口

這吳大舅慌的兩步做一步奔到

方丈推門那里推得開只見月娘高聲請平世界攔燒香

婦女在此做甚麼這吳大舅便叫姐姐休慌我來了一面

拿石頭把門砸開那殷天錫見有人來撇開手打床背後

一溜烟走了原來這石道上床背後都有出路吳大舅砸

開方丈門問月娘道姐姐那厮玷污不曾月娘道不曾玷

污那厮打床背後走了吳大舅尋道士那石道士躲去一

邊只叫徒弟來支調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隨玳安來安
 見把道士門窗戶扇都打碎了一面保月娘出離碧霞宮
 上了轎子便趕下山來約黃昏時分起身走了半夜方到
 山下客店內如此這般告店小二說小二叫苦連聲說不
 合惹了殷太歲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有名殷大歲你
 便去了俺開店之家定遭他凌辱怎肯干休吳大舅便多
 與他一兩店錢取了行李保定月娘轎子急急奔走後面
 殷天錫氣不捨率領二三十閑漢各執腰刀短棍趕下山
 來如此方好吳大舅一行人兩程做一程約四更時分趕
 過入晉爭

來如此方好吳大舅過入普爭一行人兩程做一程約四更時分趕

到一山凹裡遠遠樹木叢中有燈光走到跟前却是一座

石洞裡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

是同路轉却
是如此悠然

吳大舅問老

師我等頂上燒香被強人所趕奔下山來天色昏黑迷踪

失路至此敢問老師此處是何地名從那條路回得清河

縣去

忽出清河縣三字爲
月娘喜爲西門哭

老僧道此是岱岳東峰這洞名

喚雪澗洞貧僧就叫雪洞禪師法名普靜

雪能淨諸花故
也薛嫂薛尼何

如此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我實乃有緣

一語
直入

休往

前去山下狼虫虎豹極多明日早行一直大道就是你清

河縣了吳大舅道只怕有人追趕老師把眼一覷說無妨

那強人趕至半山已回去了因問月娘姓氏吳大舅道此

乃吾妹西門慶之妻因爲夫主來此進香得遇老師答救

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在洞內歇了一夜撇却道士來尋和尚然則

真是不棄

小僧耳

次日天不曉月娘拿出一疋大布謝老師老師

不受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作個徒弟

近來化者只化一個徒弟去生

子你意下何如吳大舅道吾妹止生一子指望承繼家業

若有多餘就與老師作徒弟月娘道小兒還小今纏不到

一周歲兒如何來得老師道你只許下我如今不問你要

過十五年纏問你要哩

自熱結至死時不三五年自此月

娘口中不言過十五年再作理會遂含糊許下老師非結

年乃開下一面作薛老師竟奔清河縣大道而來正

六回之事也

只有人心

萬物還教天養人

終

只有人心

狼虎叢中

終

